

宋江

水浒传

中

彩色古典名著

[明]施耐庵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水浒传



水浒传

中
花城出版社
明施耐庵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

[明]施耐庵著.

(彩色古典名著)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5360-4944-7

I. 水...

II. 施...

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

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51808号

Art Work © 2006 Anno Domini Media Co. Ltd., Guangzhou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片所有:  www.fotobee.com

所有权利保留

水浒传

中

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 崔军亚

装帧设计 唐 薇

技术编辑 谢昌华

出版发行 广东省出版集团·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制 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规 格 760×1020mm 16开

印 张 36/套

字 数 54万字

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360-4944-7/I·3874

定 价 99.00元/套(全3册)

若有印装问题,请致电020-33199099联系调换



茶肆

郓哥不忿闹

风情

王婆贪贿说

武大郎



第二十三回

话说当日武都头回转身来看见那人，扑翻身便拜。那人原来不是别人，正是武松的嫡亲哥哥武大郎。武松拜罢，说道：“一年有余不见哥哥，如何却在这里？”武大道：“二哥，你去了许多时，如何不寄封书来与我？我又怨你，又想你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如何是怨我想我？”武大道：“我怨你时，当初你在清河县里，要便吃酒醉了，和人相打，时常吃官司，教我要便随衙听候，不曾有一个月净办^[1]，常教我受苦：这个便是怨你处。想你时，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^[2]，清河县人，不怯气都来相欺负，没人做主；你在家时，谁敢来放个屁？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，只得搬来这里赁房居住：因此便是想你处。”

看官听说：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两个。武松身長八尺，一貌堂堂；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，不恁地，如何打得那个猛虎？这武大郎，身不满五尺，面目丑陋，头脑可笑。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，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“三寸丁谷树皮^[3]”。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，有个使女，娘家姓潘，小名唤做金莲；年方二十余岁，颇有些颜色。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。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从。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，却倒赔些房奁，不要武大一文钱，白白地嫁与他。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，清河县里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，却来他家里薅恼^[4]。原来这妇人见武大身材短矮，人物猥獩^[5]，不会风流；他倒无般不好，为头的爱偷汉子。那武大是个懦弱本分人，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：“好一块羊肉，倒落在狗口里！”因此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，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，每日仍旧挑卖炊饼。此

[1]净办——清静。

[2]取得一个老小——即“娶得一个老婆”。

[3]三寸丁谷树皮——三寸丁，形容矮小的男人。谷树有斑纹。谷树皮，指皮肤粗陋。

[4]薅恼——搅扰、骚扰的意思。

[5]猥獩——这里作平庸、其貌不扬的意思。

日正在县前做买卖，当下见了武松，武大道：“兄弟，我前日在街上听得人沸沸地说道：‘景阳冈上一个打虎的壮士，姓武，县里知县参他做个都头。’我也八分猜道是你。原来今日才得撞见。我且不做买卖，一同和你家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家在那里？”武大用手指道：“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。”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儿，武大引着武松，转弯抹角，一径望紫石街来。

转过两个弯，来到一个茶坊间壁，武大叫一声：“大嫂，开门。”只见帘子开处，一个妇人出到帘子下，应道：“大哥，怎地半早便归？”武大道：“你的叔叔在这里，且来厮见。”武大郎接了担儿入去。便出来道：“二哥，入屋里来，和你嫂嫂相见。”武松揭起帘子，入进里面，与那妇人相见。武大说道：“大嫂，原来景阳冈上打死大虫新充做都头的，正是我这兄弟。”那妇人叉手向前道：“叔叔万福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请坐。”武松当下推金山，倒玉柱，纳头便拜。那妇人向前扶住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折杀奴家！”武松道：“嫂嫂受礼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听得间壁王干娘说，有个打虎的好汉，迎到县前来，要奴家同去看一看。不想去得迟了，赶不上，不曾看见，原来却是叔叔。且请叔叔到楼上去坐。”三个人同到楼上坐了。那妇人看着武大道：“我陪侍着叔叔坐地，你去安排些酒食来，管待叔叔。”武大应道：“最好。二哥，你且坐一坐，我便来也。”武大下楼去了。

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自心里寻思道：“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，他又生的这般长大，我嫁得这等一个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你看我那‘三寸丁谷树皮’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晦气！据着武松，大虫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气力。说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？不想这段因缘，却在这里！”那妇人脸上堆下笑来，问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来这里几日了？”武松答道：“到此间十数日了。”妇人道：“叔叔，在那里安歇？”武松道：“胡乱权在县衙里安歇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恁地时却不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独自一身，容易料理，早晚自有土兵伏侍。”妇人道：“那等人伏侍叔叔，怎地顾管得到？何不搬来一家里住，早晚要些汤水吃时，奴家亲自安排与叔叔吃，不强似这伙腌臢人？叔叔便吃口清汤，也放心得下。”武松道：“深谢嫂嫂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莫不别处有婶婶，可取来厮会也好。”

武松道：“武二并不曾婚娶。”妇人又问道：“叔叔青春多少？”武松道：“武二二十五岁。”那妇人道：“长奴三岁。叔叔今番从那里来？”武松道：“在沧州住了一年有余，只想哥哥在清河县住，不想却搬在这里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自从嫁得你哥哥，吃他忒善了，被人欺负，清河县里住不得，搬来这里。若得叔叔这般雄壮，谁敢道个不字！”武松道：“家兄从来本分，不似武二撒泼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怎地这般颠倒说？常言道：‘人无刚骨，安身不牢。’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，四答和身转的人。”武松道：“家兄却不到得惹事，要嫂嫂忧心。”

正在楼上说话未了，武大买了些酒肉、果品归来，放在厨下，走上楼来，叫道：“大嫂，你下来安排。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你看那不晓事的，叔叔在这里坐地，却教我撇了下来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请自便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何不去叫间壁王干娘安排便了？只是这般不见便。”武大自去央了间壁王婆，安排端正了，都搬上楼来，摆在桌子上，无非是些鱼、肉、果、菜之类。随即烫酒上来，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对

席，武大打横。三个人坐下，武大筛酒在各人面前。那妇人拿起酒来道：“叔叔休怪，没甚管待，请酒一杯。”武松道：“感谢嫂嫂，休这般说。”武大只顾上下筛酒烫酒，那里来管别事。那妇人笑容可掬，满口儿道：“叔叔，怎地鱼和肉也不吃一块儿？”拣好的递将过来。武松是个直性的汉子，只把做亲嫂嫂相待。谁知那妇人是个使女出身，惯会小意儿。武大又是个善弱的人，那里会管待人？那妇人吃了几杯酒，一双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，武松吃他看不过，只低了头，不怎么理会。当日吃了十数杯酒，武松便起身。武大道：“二哥，再吃几杯了去。”武松道：“只好恁地，却又来望哥哥。”都送下楼来。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是必搬来家里住。若是叔叔不搬来时，教我两口儿也吃别人笑话。亲兄弟难比别人。大哥，你便打点一间房，请叔叔来家里过活，休教邻舍街坊道个不是。”武大道：“大嫂说的是。二哥，你便搬来，也教我争口气。”武松道：“既是哥哥、嫂嫂恁地说时，今晚有些行李，便取了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是必记心，奴这里专望。”

武松别了哥嫂，离了紫石街，径投县里来，正值知县在厅上坐衙。武松上厅来禀道：“武松有个亲兄，搬在紫石街居住。武松欲就家里宿歇，早晚衙门中听候使唤。不敢擅去，请恩相钧旨。”知县道：“这是孝悌的勾当，我如何阻你？你可每日来县里伺候。”武松谢了，收拾行李铺盖。有那新制的衣服，并前者赏赐的物件，叫个土兵挑了，武松引到哥哥家里。那妇人见了，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欢喜，堆下笑来。武大叫个木匠，就楼上整了一间房，铺下一张床，里面放一条桌子。安两个杌子，一个火炉。武松先把行李安顿了，吩咐土兵自回去，当晚就哥嫂家里歇卧。次日早起，那妇人慌忙起来，烧洗面汤，舀漱口水。叫武松洗漱了口面，裹了巾帨，出门去县里画卯。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画了卯，早些个归来吃饭，休去别处吃。”武松道：“便来也。”径去县里画了卯，伺候了一早晨，回到家里。那妇人洗手剔甲，齐齐整整安排下饭食，三口儿共桌儿吃。武松吃了饭，那妇人双手捧一盏茶，递与武松吃。武松道：“教嫂嫂生受，武松寝食不安。县里拨一个土兵来使唤。”那妇人连声叫道：“叔叔，却怎地这般见外？自家的骨肉，又不伏侍了别人。便拨一个土兵来使用，这厮上锅上灶也不干净，奴眼里也看得这等人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却生受嫂嫂。”

话休絮烦。自从武松搬将家里来，取些银子与武大，教买饼馐茶果，请邻舍吃茶。众邻舍斗分子^[1]来与武松人情，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都不在话下。过了数日，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缎子，与嫂嫂做衣裳。那妇人笑嘻嘻道：“叔叔，如何使得！既然叔叔把与奴家，不敢推辞，只得接了。”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里宿歇。武大依前上街挑卖炊饼，武松每日自去县里画卯，承应差使。不论归迟归早，那妇人顿羹顿饭，欢天喜地伏侍武松，武松倒过意不去。那妇人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，武松是个硬心直汉，却不见怪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不觉过了一月有余，看看是十一月天气。连日朔风紧起，四下里彤云密布，又早纷纷扬扬，飞下一天大雪来。当日那雪，直下到一更天气不

[1] 斗分子——凑钱。

止。次日，武松清早出去县里画卯，直到日中未归。武大被这妇人赶出去做买卖，央及间壁王婆。买下些酒肉之类，去武松房里簇了一盆炭火，心里自想道：“我今日着实撩斗他一撩斗，不信他不动情。”那妇人独自一个，冷冷清清，立在帘儿下等着，只见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。那妇人揭起帘子，陪着笑脸迎接道：“叔叔寒冷？”武松道：“感谢嫂嫂忧念。”入得门来，便把毡笠儿除将下来。那妇人双手去接。武松道：“不劳嫂嫂生受。”自把雪来拂了，挂在壁上；解了腰里缠袋，脱了身上鹦哥绿绞丝衲袄，入房里搭了。那妇人便道：“奴等一早起。叔叔，怎地不归来吃早饭？”武松道：“便是县里一个相识，请吃早饭。却才又有一个作杯，我不奈烦，一直走到家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恁地叔叔向火。”武松道：“好。”便脱了油靴，换了一双袜子，穿了暖鞋，掇个杌子，自近火边坐地。那妇人把前门上了拴，后门也关了，却搬些按酒、果品、菜蔬，入武松房里来，摆在桌子上。武松问道：“哥哥那里去未归？”妇人道：“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买卖，我和叔叔自饮三杯。”武松道：“一发等哥哥家来吃。”妇人道：“那里等的他来！等他不得！”说犹未了，早暖了一注子酒来。武松道：“嫂嫂坐地，等武二去烫酒正当。”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自便。”那妇人也掇个杌子，近火边坐了。火头边桌上摆着杯盘。那妇人拿盏酒，擎在手里，看着武松道：“叔叔，满饮此杯。”武松接过来，一饮而尽。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，说道：“天色寒冷，叔叔饮个成双杯儿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自便。”接来又一饮而尽。武松却筛一杯酒，递与那妇人吃。妇人接过酒来吃了，却拿注子再斟酒来，放在武松面前。

那妇人将酥胸微露，云鬓半亸，脸上堆着笑容，说道：“我听得一个闲人说道：叔叔在县前东街上养着一个唱的，敢端的有这话么？”武松道：“嫂嫂休听外人胡说，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。”妇人道：“我不信。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。”武松道：“嫂嫂不信时，只问哥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他晓得什么！晓得这等事时，不卖炊饼了。叔叔且请一杯。”连筛了三四杯酒饮了，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哄动春心，那里按捺得住，只管把闲话来说。武松也知了四五分，自家只把头来低了。那妇人起身去烫酒，武松自在房里拿起火箸簇火。那妇人暖了一注子酒，来到房里，一只手拿着注子，一只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，说道：“叔叔，只穿这些衣裳不冷？”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，也不应他。那妇人见他不应，劈手便来夺火箸，口里道：“叔叔不会簇火，我与叔叔拨火，只要似火盆常热便好。”武松有八九分焦燥，只不做声。那妇人欲心似火，不看武松焦燥，便放了火箸，却筛一盏酒来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盏，看着武松道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盏儿残酒。”武松劈手夺来，泼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嫂嫂！休要恁地不识羞耻！”把手只一推，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。武松睁起眼来道：“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，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！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！倘有些风吹草动，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，拳头却不认得是嫂嫂！再来休要恁地！”那妇人通红了脸，便掇开了杌子，口里说道：“我自作乐耍子，不直得便当真起来，好不识人敬重！”搬了盏碟，自向厨下去了。武松自在房里气忿忿地。

天色却早，未牌时分，武大挑了担儿归来推门，那妇人慌忙开门。武大进来歇了担儿，随到厨下，见老婆双眼哭得红红的。武大道：“你和谁闹来？”那妇人道：

“都是你不争气，教外人来欺负我！”武大道：“谁人敢来欺负你？”妇人道：“情知是有谁！争奈武二那厮，我见他大雪里归来，连忙安排酒请他吃，他见前后没人，便把言语来调戏我。”武大道：“我的兄弟不是这等人，从来老实。休要高做声，吃邻舍家笑话。”武大撇了老婆，来到武松房里叫道：“二哥，你不曾吃点心，我和你吃些个。”武松只不做声。寻思了半晌，再脱了丝鞋，依旧穿上油膀靴，着了上盖，带上毡笠儿；一头系缠袋，一面出门。武大叫道：“二哥那里去？”也不应，一直地只顾去了。

武大回到厨下来，问老婆道：“我叫他又不应，只顾望县前这条路走了去，正是不知怎地了？”那妇人骂道：“糊突桶，有什么难见处！那厮羞了，没脸儿见你，走了出去。我也再不许你留这厮在家里宿歇！”武大道：“他搬出去，须吃别人笑话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混沌魍魉！他来调戏我，倒不吃别人笑。你要便自和他道话，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！你还了我一纸休书来，你自留他便了！”武大那里敢再开口。

正在家中两口儿絮聒，只见武松引了一个土兵，拿着条匾担，径来房里。收拾了行李，便出门去。武大赶出来叫道：“二哥，做什么便搬了去？”武松道：“哥哥不要问；说起来，装你的幌子^[1]。你只由我自去便了。”武大那里敢再开口？由武松搬了去。那妇人在里面喃喃呐呐的骂道：“却也好！人只道一个亲兄弟做都头，怎地养活了哥嫂，却不知反来嚼咬人！正是‘花木瓜，空好看’。你搬了去，倒谢天地，且得冤家离眼前！”武大见老婆这等骂，正不知怎地，心中只是咄咄不乐，放他不下。

自从武松搬了去县衙里宿歇，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卖炊饼。本待要去县里寻兄弟说话，却被这婆娘千叮万嘱吩咐，教不要去兜揽他，因此武大不敢去寻武松。捻指间，岁月如流，不觉雪晴，过了十数日。却说本县知县自到任以来，却得二年半多了，赚得好些金银。欲待要使人送上东京去，与亲眷处收贮使用，谋个升转，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，须得一个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。猛可想起武松来，“须是此人可去，有这等英雄了得！”当日便唤武松到衙内商议道：“我有一个亲戚在东京城里住，欲要送一担礼物去，就捎封书问安则个。只恐途中不好行，须是得你这等英雄好汉方去得。你可休辞辛苦，与我去走一遭回来，我自重重赏你。”武松应道：“小人得蒙恩相抬举，安敢推故？既蒙差遣，只得便去。小人也自来不曾到东京，就那里观看光景一遭。相公明日打点端正了便行。”知县大喜，赏了三杯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松领下知县言语，出县门来，到得下处，取了些银两，叫了个土兵，却上街来买了一瓶酒并鱼肉果品之类，一径投紫石街来，直到武大家里。武大恰好卖炊饼了回来，见武松在门前坐地，叫土兵去厨下安排。那妇人余情不断，见武松把将酒食来，心中自想道：“莫不这厮思量我了，却又回来？那厮一定强不过我，且慢慢地相问他。”那妇人便上楼去，重匀粉面，再整云鬟，换些艳色衣服穿了，来到门前迎接武松。那妇人拜道：“叔叔，不知怎地错见了？好几日并不上门，教奴心里没理会处。每日叫你哥哥来县里寻叔叔陪话，归来只说道：‘没寻处。’今日且喜得叔叔家来，没事坏钱做什么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武二有句话，特来要和哥哥、嫂

[1]装你的幌子——出你的丑的意思。装幌子，出丑。幌子原是酒家门前所挂的招揽顾客的旗帜，以便让人看见。俗语把装幌子比喻为出丑。

嫂说知则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楼上去坐地。”

三个人来到楼上客位里，武松让哥嫂上首坐了，武松掇个杌子，横头坐了。土兵搬将

酒肉上楼来，摆在桌子上。武松劝哥哥、

嫂嫂吃酒。那妇人只顾把眼来睃武松，武

松只顾吃酒。酒至五巡，武松讨付劝杯，

叫土兵筛了一杯酒，拿在手里，看着武

大道：“大哥在上：今日武二蒙知县相

公差往东京干事，明日便要起程，多

是两个月，少是四五十日便回。有句

话，特来和你说知：你从来为人懦弱，

我不在家，恐怕被外人来欺负。

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，你从明

日为始，只做五扇笼出去卖。每日

迟出早归，不要和人吃酒。归到家

里，便下了帘子，早闭上门，省了多

少是非口舌。如若有人欺负你，不要和他争执，

待我回来，自和他理论。大哥依我时，满饮此

杯。”武大接了酒道：“我兄弟见得是，我都依你说。”吃过了一杯酒。

武松再筛第二杯酒，对那妇人说道：“嫂嫂是个精细的人，不必用武松多说。

我哥哥为人质朴，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。常言道：‘表壮不如里壮。’嫂嫂把得家

定，我哥哥烦恼做什么？岂不闻古人言：‘篱牢犬不入。’”那妇人被武松说了这一

篇，一点红从耳朵边起，紫涨了面皮，指着武大便骂道：“你这个腌臢混沌^[1]，有什

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，欺负老娘！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，叮叮当当响的婆娘！

拳头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马，人面上行得人，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。自从嫁

了武大，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，有什么篱笆不牢，犬儿钻得入来！你胡言乱

语，一句句都要下落；丢下砖头瓦儿，一个个要着地！”武松笑道：“若得嫂嫂这

般做主，最好。只要心口相应，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。既然如此，武二都记得嫂嫂

说的话了，请饮过此杯。”那妇人推开酒盏，一直跑下楼来，走到半胡梯上发话道：

“你既是聪明伶俐，却不道‘长嫂为母’！我当初嫁武大时，曾不听得说有什么阿

叔，那里走得来！‘是亲不是亲，便要做乔家公^[2]！’自是老娘晦气了，鸟撞着许

多事！”哭下楼去了。那妇人自装许多奸伪张致^[3]，那武大、武松弟兄自再吃了几

杯。武松拜辞哥哥，武大道：“兄弟去了，早早回来，和你相见。”口里说，不觉眼

中堕泪。武松见武大眼中垂泪，便说道：“哥哥，便不做得买卖也罢，只在家里坐地。

盘缠兄弟自送将来。”武大送武松下楼来，临出门武松又道：“大哥，我的言语，休



西门庆见了那妇人，便唱个喏。
那妇人慌忙放下生活，还了万福。

[1]腌臢混沌——糊涂鬼。骂人话。

[2]乔家公——伪家长。

[3]张致——装模作样。

要忘了！”

武松带了土兵，自回县前来收拾。次日早起来，拴束了包裹，来见知县。那知县已自先差下一辆车儿，把箱笼都装载车子上，点两个精壮土兵，县衙里拨两个心腹伴当，都吩咐了。那四个跟了武松，就厅前拜辞了知县，拽扎起，提了朴刀，监押车子，一行五人，离了阳谷县，取路望东京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只说武大郎自从武松说了去，整整的吃那婆娘骂了三四日。武大忍气吞声，由他自骂，心里只依着兄弟的言语，真个每日只做一半炊饼出去卖，未晚便归。一脚歇了担儿，便去除了帘子，关上大门，却来家里坐地。那妇人看了这般，心内焦躁，指着武大脸上骂道：“混沌浊物！我倒不曾见日头在半天里，便把着丧门关了！也须吃别人道我家怎地禁鬼！听你那兄弟鸟嘴，也不怕别人笑耻！”武大道：“由他们笑话我家禁鬼。我的兄弟说的是好话，省了多少是非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呸！浊物！你是个男子汉，自不做主，却听别人调遣！”武大摇手道：“由他，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语。”自武松去了十数日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归；归到家里，便关了门。那妇人也和他闹了几场，向后闹惯了，不以为事。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，先自去收了帘子，关上大门。武大见了，自心里也喜，寻思道：“恁地时却好。”

又过了三二日，冬已将残，天色回阳微暖。当日武大将次归来，那妇人惯了，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。也是合当有事，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。自古道：“没巧不成话。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，失手滑将倒去，不端不正，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。那人立住了脚，意思要发作；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一个妖烧的妇人，先自酥了半边，那怒气直钻过爪哇国^[1]去了，变作笑吟吟的脸儿。这妇人见不相怪，便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，说道：“奴家一时失手，官人疼了！”那人一头把手整头巾，一面把腰曲着地还礼道：“不妨事。娘子闪了手。”却被这间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里水帘底下看见了，笑道：“兀谁教大官人打这屋檐边过？打得正好！”那人笑道：“这是小人不是。冲撞娘子，休怪。”那妇人也答道：“官人恕奴些个。”那人又笑着，大大地唱个肥喏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那一双眼，却只在这妇人身上，也回了七八遍头，自摇摇头摆摆，踏着八字脚去了。这妇人自收了帘子、叉竿入去，掩上大门，等武大归来。

你道那人姓甚名谁？那里居住？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，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。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，使得些好拳棒。近来暴发迹，专在县里管些公事，与人放刁把滥^[2]，说事过钱，排陷官吏，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。那人覆姓西门，单讳一个庆字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唤他做“西门大郎”。近来发迹有钱，人都称他做“西门大官人”。

不多时，只见那西门庆一转，趱入王婆茶坊里来，去里边水帘下坐了。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，却才唱得好个大肥喏！”西门庆也笑道：“干娘，你且来，我问你：间壁这个雌儿，是谁的老小？”王婆道：“他是阎罗大王的妹子，五道将军的女儿，问他怎的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和你说正话，休要取笑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怎么不认得？他老公便是每日在县前卖熟食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莫非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？”

[1]爪哇国——即今印尼的爪哇岛。古人认为它在很远很远，常用以形容不可及的地方。

[2]放刁把滥——讹诈刁难。



王婆摇手道：“不是。若是他的，正是一对儿。大官人再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可是银担子李二哥的老婆？”王婆摇头道：“不是。若是他的时，也倒是一双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倒敢是花胳膊陆小乙的妻子？”王婆大笑道：“不是。若他的时，也又是好一对儿。大官人再猜一猜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干娘，我其实猜不着。”王婆哈哈笑道：“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声。他的盖老^[1]，便是街上卖炊饼的武大郎。”西门庆跌脚笑道：“莫不是人叫他‘三寸丁谷树皮’的武大郎？”王婆道：“正是他。”西门庆听了，叫起苦来，说道：“好块羊肉，怎地落在狗口里！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这般苦事。自古道：‘骏马却驮痴汉走，巧妻常伴拙夫眠。’月下老^[2]偏生要是这般配合！”西门庆道：“王干娘，我少你多少茶钱？”王婆道：“不多，由他歇些时却算。”西门庆又道：“你儿子跟谁出去？”王婆道：“说不得。跟一个客人淮上去，至今不归，又不知死活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却不叫他跟我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若得大官人抬举他，十分之好。”西门庆道：“等他归来却再计较。”再说了几句闲话，相谢起身去了。约莫未及半个时辰，又趲将来王婆店门口帘边坐地，朝着武大门前。半歇，王婆出来道：“大官人，吃个梅汤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最好，多加些酸。”王婆做了一个梅汤，双手递与西门庆。西门庆慢慢地吃了，盏托放在桌子上。西门庆道：“王干娘，你这梅汤做得好，有多少在屋里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老身做了一世媒，那讨一个在屋里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问你梅汤，你却说做媒，差了多少？”王婆道：“老身只听的大官人问这‘媒’做得好，老身只道说做媒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干娘，你既是撮合山^[3]，也与我做头媒，说头好亲事，我自重重谢你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时，婆子这脸，怎吃得耳刮子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家大娘子最好，极是容得人。见今也讨几个身边人在家里，只是没一个中得我意的。你有这般好的，与我主张一个，便来说不妨。就是回头人也好，只要中得我意。”王婆道：“前日有一个倒好，只怕大官人不要。”西门庆道：“若好时，你与我说成了，我自谢你。”王婆道：“生得十二分人物，只是年纪大些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便差一两岁也不打紧。真个几岁？”王婆道：“那娘子戊寅生，属虎的，新年恰好九十三岁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你看这风婆子！只要扯着风脸取笑！”西门庆笑了，起身去。看看天色黑了，王婆却才点上灯来，正要关门，只见西门庆又趲将来，径去帘底下那座头上坐了，朝着武大门前只顾望。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吃个和合汤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最好。干娘，放甜些。”王婆点一盏和合汤，递与西门庆吃。坐个一歇，起身道：“干娘，记了帐目，明日一发还钱。”王婆道：“不妨，伏惟安置，来日早请过访。”西门庆又笑了去。当晚无事。

次日清早，王婆却才开门，把眼看门外时，只见这西门庆又在门前两头来往趲。王婆见了道：“这个刷子^[4]趲得紧！你看我着些甜糖，抹在这厮鼻子上，只叫他舐不着。那厮会讨县里人便宜，且教他来老娘手里纳些败缺^[5]！”王婆开了门，正在茶局

[1]盖老——丈夫的俗称，有轻薄的意味。

[2]月下老——神话传说中专管介绍婚配的神。后作媒人的代称。

[3]撮合山——专替别人撮合姻缘。

[4]刷子——放浪汉子的俗称。

[5]纳些败缺——吃些亏。

子里生炭，整理茶锅，西门庆一径奔入茶房里来，水帘底下，望着武大门前帘子里坐了看。王婆只做看不见，只顾在茶局里煽风炉子，不出来问茶。西门庆叫道：“干娘，点两盏茶来。”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来了。连日少见，且请坐。”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，将来放在桌子上。西门庆道：“干娘，相陪我吃个茶。”王婆哈哈笑道：“我又不是影射的^[1]！”西门庆也笑了一回，问道：“干娘，间壁卖什么？”王婆道：“他家卖拖蒸河漏子^[2]，热烫温和大辣酥^[3]。”西门庆笑道：“你看这婆子！只是风。”王婆笑道：“我不风，他家自有亲老公！”西门庆道：“干娘，和你说正经话：说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饼，我要问他做三五十个，不知出去在家？”王婆道：“若要买炊饼，少间等他街上回来买，何消得上门上户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干娘说的是。”吃了茶，坐了一回，起身道：“干娘，记了帐目。”王婆道：“不妨事。老娘牢牢写在帐上。”西门庆笑了去。

王婆只在茶局子里张时，冷眼睨见西门庆又在门前趲过东去，又看一看；走过西来，又睨一睨；走了七八遍，径趲入茶房里来。王婆道：“大官人稀行，好几时不见面。”西门庆笑将起来，去身边摸出一两来银子，递与王婆，说道：“干娘，权收了做茶钱。”婆子笑道：“何消得许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只顾放着。”婆子暗暗地喜欢道：“来了，这刷子当败！”且把银子来藏了，便道：“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，吃个‘宽煎叶儿茶’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干娘，如何便猜得着？”婆子道：“有什么难猜。自古道：‘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着容颜便得知。’老身异样跷蹊作怪的事，都猜得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我有一件心上的事，干娘猜得着时，与你五两银子。”王婆笑道：“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，只一智便猜个十分。大官人，你把耳朵来。你这两日脚步紧，赶趁得频，一定是记挂着隔壁那个人。我这猜如何？”西门庆笑起来道：“干娘，你端的智赛随何^[4]，机强陆贾！不瞒干娘说：我不知怎地，吃他那日又帘子时，见了这一面，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，只是没做个道理入脚处。不知你会弄手段么？”王婆哈哈的笑起来道：“老身不瞒大官人说：我家卖茶，叫做‘鬼打更^[5]’！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，卖了一个泡茶，直到如今不发市，专一靠些‘杂趁^[6]’养口。”西门庆问道：“怎地叫做‘杂趁’？”王婆笑道：“老身为头是做媒，又会做牙婆^[6]，也会抱腰^[7]，也会收小的^[8]，也会说风情，也会做马泊六^[9]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干娘端的与我说得成时，便送十两银子与你做棺材本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你听我说：但凡‘捱光^[10]’的两个字最难，要五件事俱全，方才行得。第一件，潘安^[11]的貌；第二件，驴儿大的

[1]影射的——即影人儿，情人。

[2]河漏子——北方用荞麦制成的细条形面食。

[3]大辣酥——蒙古语称酒为大辣酥、打刺孙。

[4]“智赛随何”两句——随何、陆贾，是西汉两个能言善辩、足智多谋的人物。

[5]鬼打更——冷清清的意思。

[6]牙婆——女经纪人。

[7]抱腰——收生婆的助手，收生时专管抱产妇的腰。

[8]收小的——接生。

[9]马泊六——牵引男女偷情的人。

[10]捱光——调情。

[11]潘安——西晋时人，传说他很英俊，很受妇女爱慕的美男子。

行货；第三件，要似邓通^[1]有钱；第四件，小，就要绵里针忍耐；第五件，要闲工夫：此五件，唤作‘潘、驴、邓、小、闲’。五件俱全，此事便获着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五件事，我都有些。第一，我的面儿虽比不得潘安，也充得过；第二，我小时也曾养得好大龟；第三，我家里也颇有贯伯钱财^[2]，虽不及邓通，也颇得过；第四，我最耐得，他便打我四百顿，休想我回他一下；第五，我最有闲工夫，不然，如何来的恁频？干娘，你只作成我！完备了时，我自重重的谢你。”王婆道：“大官人，虽然你说五件事都全，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打搅，也多是割地不得^[3]。”西门庆说：“你且道什么一件事打搅？”王婆说：“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：但凡捱光最难；十分光时，使钱到九分九厘，也有难成就处。我知你从来慳吝，不肯胡乱便使钱，只这一件打搅！”西门庆道：“这个极容易医治，我只听你的言语便了。”王婆道：“若是大官人肯使钱时，老身有一条计，便教大官人和这雌儿会一面。只不知官人肯依我么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不拣怎地，我都依你。干娘有甚妙计？”王婆笑道：“今日晚了，且回去。过半年三个月却来商量。”西门庆便跪下道：“干娘，休要撒科，你作成我则个！”

王婆笑道：“大官人却又慌了。老身那条计，是个上着。虽然人不得武成王^[4]庙，端的强似孙武子教女兵^[5]，十捉九着？大官人，我今日对你说：这个人原是清河县大户人家讨来的养女，却做得一手好针线。大官人，你便买一匹白绫，一匹蓝绸，一匹白绢，再用十两好绵，都把来与老身。我却走将过去，问他讨茶吃，却与这雌儿说道：‘有个施主官人，与我一套送终衣料，特来借历头。央及娘子与老身拣个好日，去请个裁缝来做。’他若见我这般说，不睬我时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说：‘我替你做。’不要我叫裁缝时，这便有一分光了。我便请他家来做。他若说：‘将来我家里做。’不肯过来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欢天喜地说：‘我来做，就替你裁。’这光便有二分了。若是肯来我这里做时，却要安排些酒食点心请他。第一日，你也不要来。第二日，他若说不便当时，定要将来去做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依前肯过我家做时，这光便有三分了。这一日，你也不要来。到第三日晌午前后，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，咳嗽为号。你便在门前说道：‘怎地连日不见王干娘？’我便出来，请你入房里来。若是他见你入来，便起身跑了归去，难道我拖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见你入来，不动身时，这光便有四分了。坐下时，便对雌儿说道：‘这个便是与我衣料的施主官人，亏杀他！’我夸大官人许多好处，你便卖弄他的针线。若是他不来兜揽应答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口里应答说话时，这光便有五分了。我却说道：‘难得这个

[1]邓通——汉代人，汉文帝赐铜山给他铸钱，富甲天下。

[2]贯伯钱财——有点钱财，有串把钱财。这是承认有钱的客气话。贯伯，过去把一千元串起来称为一贯；伯，即一百。

[3]割地不得——解决不了。

[4]武成王——周朝的姜尚，他帮助周武王姬发战胜殷纣王，是周朝的开国功臣。后来唐、宋帝王追封他为武成王。

[5]孙武子教兵——孙武子，即孙武，春秋时人，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。他曾给吴王的宫女进行军事训练，宫女们嘻嘻哈哈，不听指挥。孙立下令把吴王的两个爱姬按军纪斩首，那些女兵们立即服从管束了。



这小猴子打那度婆不过，一头骂，一头哭，一头走，一头街上拾梨儿；指着那王婆茶坊里骂道。

娘子与我作成出手做。亏杀你两个施主：一个出钱的，一个出力的！不是老身路歧^[1]相央，难得这个娘子在这里，官人好做个主人，替老身与娘子洗手^[2]。’你便取出银子来央我买。若是他抽身便走时，不成扯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是不动身时，这光便有六分了。我却拿了银子，临出门，对他道：‘有劳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’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时，我也难道阻当他？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不起身走动时，此事又好了，这光便有七分了。等我买得东西来，摆在桌子上，我便道：‘娘子，且收拾生活，喝一杯儿酒，难得这位官人坏钞。’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时，走了回去，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只口里说要去，却不动身时，此事又好了，这光便有八分了。待他吃的酒浓时，正说得入港，我便推道没了酒，再叫你买，你便又央我去买；我只做去买酒，把门拽上，关你和他两个在里面。他若焦躁，跑了归去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由我拽上门，不焦躁时，这光便有九分了。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。这一分倒难：大官人，你在房里，着几句甜净的话儿说将入去；你却不可躁暴，便去动手动脚，打搅了事，那时我不管你。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双箸去，你只做去地下拾箸，将手去他脚上捏一捏。他若闹将起来，我自来搭救，此事也便休了，再也难得成。若是他不做声时，此是十分光了。这时节，这时节，十分事都成了！这条计策如何？”

西门庆听罢，大笑道：“虽然上不得凌烟阁^[3]，端的好计！”王婆道：“不要忘了许我的十两银子！”西门庆道：“‘但得一片橘皮吃，莫便忘了洞庭湖。’这条计，几时可行？”王婆道：“只在今晚，便有回报。我如今趁武大未归，走过去细细地说诱他。你却便使人将绫绸绢匹并绵子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得干娘完成得这件事，如何敢失信？”作别了王婆，便去市上绸绢铺里买了绫绸绢缎，并十两清水好绵；家里叫个伴当，取包袱包了，带了两两碎银，径送入茶坊里。王婆接了这物，吩咐伴当回去。自趑来开了后门，走过武大家里来。那妇人接着，请去楼上坐地。那王婆道：“娘子怎地不过贫家吃茶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便是这几日身体不快，懒走去的。”王婆道：“娘子家里有历日么？借与老身看一看，要选个裁衣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干娘裁什么衣裳？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老身十病九痛，怕有些山高水低，预先要制办些送终衣服。难得近处一个财主，见老身这般说，布施与我一套衣料，绫绸绢缎，又与若干好绵，放在家里一年有余，不能够做。今年觉道身体好生不济，又撞着如今闰月，趁这两日要做；又被那裁缝勒索^[4]，只推生活忙，不肯来做。老身说不得这等苦！”那妇人听了，笑道：“只怕奴家做得不中干娘意；若不嫌时，奴出手与干娘做如何？”那婆子听了这话，堆下笑来，说道：“若得娘子贵手做时，老身便死来也得好处去。久闻娘子好手针线，只是不敢来相央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这个何妨？许了干娘，务要与干娘做了。将历头去叫人拣个黄道好日，便与你动手。”王婆道：“若得娘子肯与老身做时，娘子是一点福星，何用选日？老身也前日央人看来，说道明日是个黄道好日；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黄道日了，不记他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归寿衣正要黄道日好，何用别选日？”王婆道：“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时，大胆，

[1]路歧——卖艺人。

[2]洗手——慰劳的意思。

[3]凌烟阁——唐太宗建的一座高阁，上面画有廿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，以资表彰。

[4]勒索——阻挡。

只是明日，起动娘子到寒家则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干娘，不必。将过来做不得？”王婆道：“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则个，又怕家里没人看门前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干娘恁地说时，我明日饭后便来。”那婆子千恩万谢，下楼去了。当晚回复了西门庆的话，约定后日准来。当夜无语。次日清早，王婆收拾房里干净了，买了些线索，安排了些茶水，在家里等候。

且说武大吃了早饭，打当了担儿，自出去卖炊饼。那妇人把帘儿挂了，从后门走过王婆家里来。那婆子欢喜无限，接入房里坐下，便浓浓地点道茶，撒上些出白松子、胡桃肉，递与这妇人吃了。抹得桌子干净，便将出那绫绸绢缎来。妇人将尺量了长短，裁得完备，便缝起来。婆子看了，口里不住声价喝采道：“好手段！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，眼里真个不曾见这般好针线！”那妇人缝到日中，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请他，下了一箸面，与那妇人吃了。再缝了一歇，将次晚来，便收拾起生活自归去。恰好武大归来，挑着空担儿进门，那妇人拽开门，下了帘子。武大入屋里来，看见老婆面色微红，便问道：“你那里吃酒来？”那妇人应道：“便是间壁王干娘，央我做送终的衣裳，日中安排些点心请我。”武大道：“阿呀！不要吃他的。我们也有央及他处。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，你便自归来吃些点心，不直得搅恼他。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时，带了些钱在身边，也买些酒食与他回礼。常言道：‘远亲不如近邻。’休要失了人情。他若是不肯要你还礼时，你便只是拿了家来做去还他。”那妇人听了，当晚无话。

且说王婆子设计已定，赚潘金莲来家。次日饭后，武大自出去了，王婆便趲过来，相请去到他的房里，取出生活，一面缝将起来。王婆自一边点茶来吃了，不在话下。看看日中，那妇人取出一贯钱付与王婆，说道：“干娘，奴和你买杯酒吃。”王婆道：“阿呀！那里有这个道理？老身央及娘子在这里做生活，如何颠倒教娘子坏钱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却是拙夫吩咐奴来。若还干娘见外时，只是将了家去做还干娘。”那婆子听了，连声道：“大郎直恁地晓事。既然娘子这般说时，老身权且收下。”这婆子生怕打脱了这事，自又添钱去买些好酒好食、希奇果子来，殷勤相待。看官听说：但凡世上妇人，由你十八分精细，被人小意儿过纵，十个九个着了道儿。再说王婆安排了点心，请那妇人吃了酒食，再缝了一歇，看看晚来，千恩万谢归去了。

话休絮繁。第三日早饭后，王婆只张武大出去了，便走过后头来叫道：“娘子，老身大胆……”那妇人从楼上下下来道：“奴却待来也。”两个厮见了，来到王婆房里坐下，取过生活来缝。那婆子随即点盏茶来，两个吃了。那妇人看看缝到晌午前后。却说西门庆巴不到这一日，裹了顶新头巾，穿了一套整整齐齐衣服，带了三五两碎银子，径投这紫石街来。到得茶坊门首，便咳嗽道：“王干娘，连日如何不见？”那婆子瞧科，便应道：“兀谁叫老娘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是我。”那婆子赶出来，看了笑道：“我只道是谁，却原来是施主大官人。你来得正好，且请你入去看一看。”把西门庆袖子一拖拖进房里，对着那妇人道：“这个便是那施主，与老身这衣料的官人。”西门庆见了那妇人，便唱个喏。那妇人慌忙放下生活，还了万福。王婆却指着这妇人对西门庆道：“难得官人与老身缎匹，放了一年，不曾做得。如今又亏杀这位娘子，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。真个是布机也似好针线，又密又好，其实难得。大官人，你且看一看。”西门庆把起来看了喝采，口里说道：“这位娘子，怎地传得这手好生活，神仙一般的手段！”